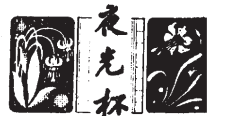


早上接到好友的微信,他说,“我觉得咱们宅家过程中,也不应该完全放任自己。时不时地还是收拾自己一下,对整体精神状态有好处。”

阳光照射进窗口,金灿灿的,让我感到莫名的希望。疫情仍然在无情地发展,我发现希望并不依赖于一个具体的情形,它其实是一种精神状态,一个心灵的方向,它让我看到眼前视野以外的景象。希望应该是人类意识中的最高奇迹。我把自己仔细梳理了一下,把睡袍换了下来,看上去焕然一新。丈夫走过来,说你漂亮啊。好像他的程序里面设置好了,只看得到我好的地方,看不到我的缺点。

我从超市订货的时候,总是帮我一个好友也捎带一些她需要的东西,她来取的时候也会带一些她到餐馆买回来的生煎包之类给我,算是一种原始的物物交换吧。她让我订货的时候,总是问,我给你带点什么吃的?我总是说随便她,所以每次都是一个惊喜。我们虽然不能近距离拜访,喝茶聊天,但是每次交换,都觉得很温馨。今天她给我带来一只巨大的乡村面包,是从我们这个城市出名的烘焙店 Tartine 买回来的,还是刚出炉的。我把一只牛油果跟柠檬汁碾在一起,撒点盐,涂在一斤厚厚的面包上,再切几片英式黄瓜放在上面,真的很美味。

说到食物,我挺有罪恶感的。居家令下达前一天,我在一家中国超市里买了应急用的罐头食品,有豆豉鲑鱼,梅干菜鲑鱼,午餐肉等等。每天在储存架上看见它们,就忍不住



四月初,大风。尘土飞,兴致起,去寻梨花白。依稀尚记旧时路,几经辨认,终于来到去年今时梨园边。正在修路,少有来人。远远望,空余一树绿叶。叹一声:迟了!

林里有零落几组游人。还记得去年,呼朋引伴而至,园中人来人往,花正盛,脂正浓,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仿佛那天在林子里说话,都要用喊的。翻出旧照片,真是笑得一丝阴翳也没有。不过一年,发生了许多周折。又赶上这落花时节,难免有些伤感。

向林子纵深里去,猛可与几树开得尚好的梨花照面,白绿相杂,团团簇簇。那主干多是矮的,不及一人高,但树枝旁逸斜出,颇多韵味,像尊尊手观音。树皮深色龟裂,身上布着灰绿死去的苔。它们要在下一个黄梅季节来临时,才能借尸还魂。现在,是粉状的,轻触,就扬起一阵灰。

花形单薄,花色纯白,绿蕊顶端微带黑色。迎着光,粉雕玉砌,卵形叶子,光滑如蜡,风起时,就泛出哑光一面。虽然没有过人之姿,但浩浩荡荡一树流泻,坦然不惧,就生出气势。而且,那样娇嫩的颜色,在树干的衬托下,像一群雪团般的

一个一个打开都吃了。就着米饭,这些又油又咸满是防腐剂的罐头真的好香啊,令我想起少年时代永不满足的饿和馋,这样的罐头在当年是多么稀有的奢侈品,现在属于跟垃圾食品差不多的东西了。

收拾完自己后,我琢磨着看哪一本书,想起了刘墉的《鼠疫》。记得年轻时曾经读过,就到地下室里去翻找,但书已经不知被我放到哪里。我到亚马逊上去订,居然已经售完,原来很多被新冠病毒困在家里的人,都想到了这本经典的作品,我便马上买了电子版来读。

这本1947年出版的《鼠疫》正在蔓延,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叫 Rieux 的医生,他不分昼夜地工作,拯救患者。但他坚持说,这不是什么英雄主义,与这场瘟疫斗争的唯一方法是 decency。有人问他,什么是 decency, Rieux 医生回答说,做好我的工作。当他向政府提出警告,并要求采取措施时,官僚们反应迟钝,他们没有 decency,似乎希望眼前的问题会像很多其他问题那样自我消化掉。然而,人们开始死亡,先是十几个,第二天成了几十个,几天后就成了几百个,几千个,几万个。这个城市的人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,即便四分之一的人都死亡了,剩下的人仍然不信悲剧会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。

这让我想到,昨天跟我哥哥通电话时,他告诉我,他的两边的邻居上个周末都开了大派对,客人们从房子里散到花园里,谈笑风生,莺歌燕舞。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1万,死亡人数快5000了。这样下去,不知还要多久生活才能恢复正常?而什么又是新的正常?我们不可能经历了这场瘟疫之后,

再回到瘟疫之前的样子。同胞的行为而灭绝。死亡是永恒的。然而认识到这一切的荒谬不应导致我们绝望,而应激起我们内心悲剧性的救赎感,让我们变得慈悲,不去对别人做道德判断,而是为生存本身感到喜悦和感激。

门铃响了,是快递,上海友人寄的口罩终于到了。这包口罩,从上海到纽约,从纽约到洛杉矶,又从洛杉矶到北加州的奥克兰,然后过湾桥到了旧金山。今天可以戴着口罩出去散步了,外面蔚蓝的天空在召唤着我。

四月雪 程果儿 簇的枝,花瓣脆弱无比,片片散落。不知它是天生如此,还是因为好时光已过,所有的攀附,都成了一种形式,明明就不堪一击。心里惶恐着,再不敢着手冒犯。人说“只恐夜深花睡去”,我却唯恐她们都一时刚刚烈,纷纷从枝头折跌下来。可是,我的挽留并没有被花儿们心领。一阵长风吹来,林间花瓣洒落,追逐着向着一个方向奔去。直如四月风雪,只是风来温暖,阳光灿烂。合上眼睛,张开手指,想象。那些白色的梨花雪穿过了我的身体,落满我的肩头。可是,她们丝毫不在意我的流连,结伴成双,飘然而逝。我蹲下身去,这林中的土,疏松干爽,踩上去沙沙作响。梨树根畔,多生小蓝花。与初春照面时比,小蓝花们不过是长高了一些,她们总是开得不卑不亢,让人心生敬意。土层

今年是逸飞先生逝世十五周年,我和逸鸣、小宋等早早就在筹划要搞一系列大型纪念活动,包括策划中的一部音乐剧,但这次疫情让很多事情都延后了。逸鸣先生提出网上云纪念的想法,我觉得很好,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也非常可行。清明前夕,我专门到上海名人墓园逸飞先生墓前祭奠。我静静地站在逸飞先生的塑像前追思,塑像如此真切,就如同他真人再现,与我进行着心灵的对话。

### 怀念逸飞

胡炜

我的老朋友、好兄长、艺术大师,十五年了,你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。我又仿佛回到了从前,每个星期我们俩都要碰面,你和我谈论画、电影、雕塑、时装、装帧,凡是眼睛里看出的美,都是艺术,世界的真、善、美都可以通过视觉艺术来融会贯通。你积极地探索大视觉、大美术、大艺术的理论创新,你是视觉艺术的集大成者,你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视觉艺术大师。

我在浦东工作了十一年,你对我的工作非常关心。记得当时建世纪大道,你对我说,浦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名片,不仅要有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,也要有与当代世界文化相匹配的标志性的符号和雕塑。当你精心设计的日晷雕塑要落成的时候,我和你,在深夜十二点以后,在世纪大道尽头组织工人安装,看到日晷冉冉升起,你眼光中的那份执着,你声音中艺术家的气场,深深打动了你,你的这个形象牢牢地镌刻在我的脑海中。日晷雕塑现在已经成为上海现代化雕塑的缩影,上海精神的城标。

你每次和我见面,都要跟我介绍怎样养生,怎样吃东西,还经常给我带药。临走的时候还不忘对我说,胡炜啊,身体要当心啊,不要累啊,要注意保养啊。想不到,你自己太忘我,太累、太拼命了。你就像蜡烛一样,点燃自己,照亮别人。

如今,你的“江南水乡”还是那样令人神往,你的“东方仕女”依然浪漫传情,你的“海上旧梦”更加柔美怀旧,你的“东方少女”俊美如初。我仿佛看见,你仍在画室彻夜挑灯创作;我好像又听见,你在和我诉说西藏写生归来的各种见闻。你是中国画坛的巨匠,你是海派艺术的丰碑,你是当代中国艺术的高山。你的人品、画品和才华正为世人称颂,穿越时空。无论你在与不在,你的视觉艺术成就都已成为世人永恒的艺术财富;无论你知与不知,你的人格魅力,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。

再回到瘟疫之前的样子。同胞的行为而灭绝。死亡是永恒的。然而认识到这一切的荒谬不应导致我们绝望,而应激起我们内心悲剧性的救赎感,让我们变得慈悲,不去对别人做道德判断,而是为生存本身感到喜悦和感激。

门铃响了,是快递,上海友人寄的口罩终于到了。这包口罩,从上海到纽约,从纽约到洛杉矶,又从洛杉矶到北加州的奥克兰,然后过湾桥到了旧金山。今天可以戴着口罩出去散步了,外面蔚蓝的天空在召唤着我。

之上,点点留白是今日才落的芳踪;色深折皱的,已经落了有些时日;又或许,有一些已经随土化去。蒋勋说,要想感知生命的本质,那种死去的壮观,莫过于四月去日本看樱花。其实,花性本相似。日本的樱花未必就高贵过此处的梨花。一样随土而生,因土而化。王阳明说: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你心同归于寂。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,但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。”这说的是客观存在的花,在我们的心外,花们遗世独立着。有没有人感念、有没有人相葬,都挡不住花开花谢的脚步。你去看时,所喜所忧,不过是所赏心中之花。

我一直想用相机拍下四四月雪的壮观,可惜功能有限,留下的只是斑驳光影间深浅不一的绿。又或许,生命的本质,那样无畏的消逝,不厌其烦的轮回,如不可留下的影像一般,也从来不能用语言描述清楚。我静静立在林子里,人声渺远,等待一阵阵风吹,送来四月雪。欲辨已忘言。拂了一身还满。

明日请看,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草,捎来的消息。 十目谈 赏春记 责编:殷健灵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我爸妈在贵州支内,我随他们也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当时他们所在的3417医院供应不足,食堂里饭菜单调,没啥可吃。于是医院里的人开始研究起自己生火煮饭、改善伙食来。在这山沟沟里,当然不可能像上海那样有煤气,而贵州是个产煤的地方,所以答案当然是自己生煤炉了。

下班后,大家就互相交流起怎么生煤炉,又怎么“封”煤炉,也就是在晚上不让煤炉灭掉,让它在低氧状态下缓慢地燃烧,这样第二天早晨就不用在上岗前,手忙脚乱地重新生炉子的方法。

小孩子都喜欢玩火,所以我对生炉子的事也兴趣盎然。经观察,这其实是个相当复杂的过程,先要在炉子里放上废纸,然后在废纸上架上劈成细根的木柴,太粗了不容易点着。用火柴点燃废纸,废纸又会点燃小木柴,然后再在小木柴上放上几根大木柴。等大木柴被点燃后,才可以放上煤块。总的原则,是先放上容易点着,但不那么耐烧的东西,然后才放上不那么容易点着,但是更耐烧的东西。你如果直接拿火柴去点煤块的话,是花上一天也点不着的。

至于封炉子,关键是在减少但又不间断绝氧气的供应,让炉膛里的煤缓慢地燃烧,在第二天早晨到来之前不至于完全燃尽,不然又得再来一次上述的生炉子的麻烦过程。这真是一门艺术。我和妈妈和同事们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和探讨,总结出来的方法是晚上在给炉子添新的煤块以后,再在上面铺上一层细的煤屑,然后再盖上炉盖,关上炉门。这样炉子里的煤就会慢慢地燃烧。还可以在炉子上放一壶水,运气好的话第二天早晨这壶水正好烧开。

当然,刚开始试验的时候常常发生到第二天早晨炉膛里的煤已经燃尽,或者是煤屑放得太多把炉子给闷熄了的情形,不管怎样都必须在早晨费时费力地重新生炉子。

为了满足职工烧煤的需要,医院也派了卡车(就是我们坐火车到李家湾站时,去车站接我们的那种解放牌卡车)去煤矿拉煤。煤拉来后分给职工,一堆一堆

我从家里往海湾走的一路上,人们仍然不戴口罩。风和日丽,春暖花开,让人毫无防备的愿望,只愿融化在此刻此景。快傍晚六点了,海湾里冲浪的人们还舍不得上岸,他们看上去像是在浪里放风筝,又像是被风牵着带着在滑翔,那么飘逸,那么自由。(写于4月3日)



平和·弘毅 (篆刻) 王鸿定

地堆在楼下。不久,就有讲究的、动手能力强的人家自己用竹子、竹席、篾片、铅丝等搭起了煤棚,有时又兼作鸡棚。有的还做上一扇能上锁的小门。

还有生煤炉必用的木柴,大家都各显神通地去收集。我们小孩当然也帮忙,主要是去工地上找,有各种丢弃的木板、木块、篾片等。收集来以后,因为不能像煤块那样堆在露天淋雨,都一摞一摞地堆在宿舍走廊里和楼梯拐角处的平台上。

上海当时用不到煤气的人家也烧煤,用的是机制的煤球或煤饼。然而这里没有煤球和煤饼,只有大

块的煤,还要自己敲成小块,才能放进炉子里去烧。到了星期天(那时候周六是上班的),大家都要去楼下敲煤,还要自己劈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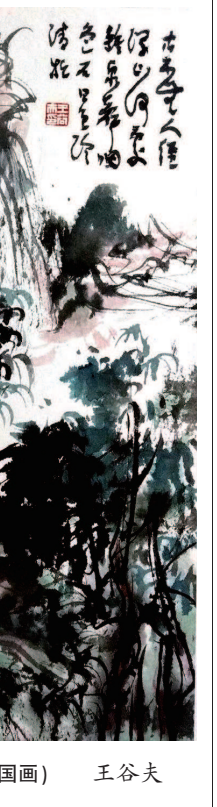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,对我这个好动的小男孩来说,都是很有趣味的事。把一块块木头竖起来,顺着木头的纹理,用斧子“啪”地一下一劈为二,感觉特别爽快。所幸在这过程中我从没把自己的脚趾头砍断过。

敲煤则必须戴上手套,不然榔头砸到手会比较惨。还要用到钢钎,直接用榔头去砸的话只会砸得煤屑四溅,不能得到大小合适的耐烧煤块。

我常常主动要求下楼去敲煤。搬个小凳子坐在煤堆那里,拿着一支一尺左右长的钢钎和榔头,把大的煤块凿成一块块土豆大小的小煤块,也是桩很让人快意的事。

煤敲得多了以后,我很快就能辨别哪种是好煤,哪种是不那么好的煤。颜色乌黑发亮,质地比较致密,硬度也比较高,不容易凿碎,拿钢钎打一下常常只会迸出几片煤屑的,是优质的无烟煤;颜色黯淡发灰的,是劣质的煤矸石;质地疏松,里面有些黄色条纹,拿榔头直接敲一下,就会碎成碎块的,是含硫较多的煤,放在炉子里烧,会发出一股怪味,还不耐烧。

中学时再去贵州,发现爸妈的医院已经采购了制作蜂窝煤的机器,大家的炉子也都改成了烧蜂窝煤的炉子,已不需要我再做敲煤的工作,竟然心里也感到小小的失落。



古木无人径 (中国画) 王谷夫

武汉 周小林 杀入汉江 将新冠病魔困死在火神方舱 六十天恶战 二个月清舱 汉城依然挺立 中华崛起 何可阻拦 长江长城 黄河黄山 英雄的祖国 白衣白甲纷纷扬扬 五千年的故乡

英雄的城市 英雄的故乡 高耸着黄鹤楼 流淌着长江 依然 飞来新冠病魔 侵蚀着 你的心肺与胸膛 武汉呻吟 江河哀伤 黄鹤楼凄泣 恶魔与邪毒肆意虐狂